



1900年，上海，仅存的东方梦幻。
命运的暗流汹涌，少年们乱世挣扎。

一场海上雪，两段痴情梦，
最黑的黑夜里，莉莉丝在期待着烟花再来。

莉莉丝，房间

K & Lilith (K Legend)

♠ 艾成歌 作品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莉莉丝'房间

K & Lilith (K Legend)

♠ 艾成歌 作品

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莉莉丝房间/艾成歌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12
ISBN 978-7-5104-1481-7

I. ①莉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2116号

莉莉丝房间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艾成歌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暖 暖 张才日

插 图: water.

装帧设计: 艾成歌@candyworkshop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20千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481-7

定 价: 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

献给二十一世纪少年

关于K

名字叫K，却总是随便给自己取另外的名字。

留着漫画里秦博士的发型，脸很白，有烟熏妆一般的黑眼圈。

时装爱好者，不光脚穿球鞋，有时候还雪地穿人字拖。

懂失传的文字，同时阅读奇怪的书籍，比如《浮士德》和《山海经》。

在维也纳新春音乐会大声唱王菲。

边打麻将边打电话，指挥某小国家政变。

剪接视频去《星球大战》的首映，为了帮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寻找她的发卡。

他行踪成谜，偶尔有人看到他站在自由女神像上吹口琴。

经常有人碰到他在路边摊跟人打得不可开交。

也有人在三万公尺的机舱窗户往外看到他冲自己龇牙咧嘴地笑，他

们当这是幻觉，从不曾提及。

传说他在街上走的时候，所有的猫都听着他的脚步声尾随前行。

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一点什么，但国际刑警组织的秘密档案里，他的那一份至今仍是空白。

网络上说，科学家在金字塔内发现了关于他的壁画。

他说他是被禁锢的来自未来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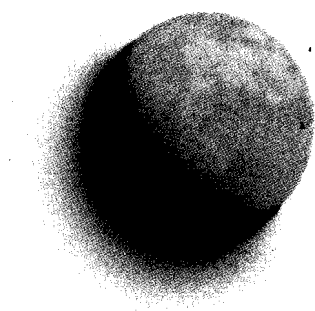
几百年前他在中世纪某个国王的宴会上突然消失，又再度出现。

他是K，拉丁字母中的第11个字母。

更古老的文字里，他代表一只张开的手。

他是扑克里的国王，却总被规则剥夺权利。

现在开始，他是少年们的守护神。



目录

第一章	许多开头	007
第二章	刹那 天	019
第三章	三岔口	041
第四章	爱恨 房间	069
第五章	小老大	099
第六章	又梦	123
第七章	千年 爱情故事	145
第八章	屠龙	189
第九章	海上 雪	209
第十章	云 云	221
后 记		232

第一章 许多开头

壹*

开头尤其重要，因为人们总是无从知道结局。

贰*

少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醒过来的人。

* 008

（二十世纪是什么？）

世纪末最后一刻，他做了一个梦。

（这是第几个梦？）

梦中他穿戴奇怪，甚至被剪去发辫，突然置身豪华却空旷的宫殿中。

（这是何处？）

他不停地穿梭于一道道门，一条条回廊，来不及细想。他一路狂奔，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阁楼去。

（这是何处？）

终于来到街道上，一番乱世的景象，没有半点熟悉的事物，只听到远处不时传来轰隆的炮声。

（这不是上海。）

他看到河中自己的倒影。是自己吗？

（这都不是自己，这是谁？）

又忽然想到要寻找什么。找到的时候，天突然暗了下去，有人放烟花，他看到她的背影在乘船逃难的洋人中闪着光。

她已经老了，只是头发漆黑，眼睛还要黑。

（只知道要找的是她，不会错。可是，她又是谁？）

少年觉得眼睛一阵酸胀，伸手去揉，竟醒了过来。一切都消失了，他回到应在的黑夜里，并不知觉自己已经来到崭新的世纪。

呆了良久，他翻身下床，一个念头涌了上来——不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

叁*

“这个天下，满族人还能再坐十二年。”

在原本无关痛痒的一场闲聊中，麻原贵文突然蹦出这么一句耸人听闻的话，直听得面前的黄四平本来端起茶杯来，又小心地放下。

麻原贵文神秘地一笑，示意他别慌，还有下文。

他站起身来，伸出双手在空中拍了两响。整个房间暗了下去，而正对黄四平的墙面上，一道光摇晃了几下，最后停住，是一道窗户般的光影。

“麻原先生，刚才这番言论……可是要杀头的。”黄四平说。

“唉，这天下大事，我可不能妄言，既然敢在这里跟你提起，当然是另有原因。”在黑暗中的麻原贵文嘿嘿一笑，显得愈发诡秘，他甚至故意拉长了声调，“黄兄——”

“你说便是，何必如此做作。”黄四平突然坦荡起来。

“好！黄兄不愧为当世豪杰！”麻原贵文于是如此道来，“接下来您所见到的景象，也许一时不能相信，但幕幕属实，自有时间检验。若您一旦相信，那么我们便会因此成为朋友，共同开创一番事业。这就像中国古话所说，人之命，天注定，结局虽然你我不知，但其实早已注定。”

自从认识这日本人，还从未见过他如此庄重，黄四平跟着看到，之前墙壁上的光影，突然动了。

不仅能动，而且是连贯的。

一队清兵手持洋枪在校场练兵。

一辆巨大的铁甲船撞到了像山那样大的冰块，人如蝼蚁坠海，直到整个船都没入水面。

巨大如山的建筑物耸立在一个从未见过的城市上空。

数以千计的铁盒子在战场上飞驰，作战双方都是洋人，一场残酷的战斗。

一只巨大的铁鸟在天空飞翔，突然腹部掉落两个铁蛋，落到地面后，竟炸起遮天盖地像蘑菇一样的云。恐怖的是，烟雾消散后，那城市不见了，人连着一切，都化成了灰烬。

本以为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，看看也就算了。但看到结尾，黄四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——眼前的景象不是画，也不是戏码，而是真实的。

房间的灯又亮了起来。黄四平喝了口茶，不动声色：“麻原先生，这是什么戏码呀？您今天又唱的是哪出呢？”

“这第一场景，大约发生在十年后，罪魁祸首是这会儿在天津的袁世凯，大清国三百年基业，将来就毁在他手里。这第二场景，是艘美国邮轮，很明显，撞上了冰山，沉了。第三场景是未来都市，地点不在英、法，就是美国，这世界不出五十年，将出现不可想象之巨变。第四场景是两国交战，从画面上士兵的样貌判断，是德国人跟俄国人。这两个国家离得很远，所以这一定是波及世界的战争。至于这第五个场景，我们判断，就将

发生在这里——上海。”

“上海？不可能，没有半点相似。”黄四平摇头笑笑。

“黄兄，这其实都是发生在未来之事，我刚说过，不出五十年，世界将发生巨变，而上海这个地方，不出三十年，将变成环宇第一都市。”

“哦？不过，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又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？”

黄四平话锋一转。

“坦白说，我们想联合黄爷，来为这未来做一些事情。”

“你不是说结局不可改变吗？再说，如果刚才那些都属实，你们应该去找袁世凯啊！”

“不不不，袁世凯可比不了黄爷。这么说吧，其实我们的兴趣所在，可能并不是如您所想。”

“哦？你们惦记着的不就是这华夏神州？”

“不，我们只想找一个物件，而作为报酬，我们会让您坐上上海王的宝座。”

“你们想找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中国，有改命一说吧？我们想找一个物件，可以改变命运之物。”

“说到这儿我还是不太懂，这最终覆灭的不正是上海吗，你们又在忙碌些什么？”

“这影像如此不完整，谁知道前因后果？作为友邦，唇亡齿寒，其实我们也只是求自保而已。再说日后黄爷您当上这上海王，想必也费尽周折，我们难道还能看着这一切毁于一旦？”

“这倒也说得通。但你方才所说着实太离奇，我还是很难相信，不过说到上海王，你们应该去找白九爷才对啊。”黄四平说完站起身来，转身便要走。

麻原贵文早知道他会如此，从怀里掏出一片薄薄的玉似的东西，摊在手心。那东西泛着青光，看着柔和，实际把屋子里所有的光都比得黯淡下去。再看一眼，这东西像是鱼的鳞片，但个头又太大。

黄四平倒吸了一口气，这东西他认识。

龙鳞。

鳞片中间显出了一个清晰的“黄”字。

黄四平稳稳地坐了下来，盯着那奇异的薄片，如痴如醉一般，他的眼光再也离不开它了。

肆

K从苏州河爬上来的時候，天还没有亮起来，正是冬季中最冷的凌晨。

“见鬼了。”他咕哝了一句，脱下防水服，露出短袖短裤的夏季打扮。装备早就损坏了，他摆弄半天，最后把它们统统扔进了河里。

借着微弱的星光他终于来到街道上，四下张望，看见有灯光的铺子就前去敲门。半个时辰后，他坐到了小富贵赌场的一张牌九桌上，确定自

己跟一帮江苏佬杠上了。

他又搞错了旅行的目的地，这里不是十九世纪的紫禁城，而是一九零一年的上海。

天还没亮，他已经赢光了牌桌上几个江苏佬的老本，带着碎银、银票、黄金首饰打算奔赴别人推荐的烟花弄。当然，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应有的身份，姓叶名开，南洋混不下去的小混混，来到上海，是为了投奔亲戚，继续混混。

伍*

何是我又听见杜月心说起他荒唐的梦境，想也没想，说：“你是妖孽上身了，得去寺庙里烧高香。”

杜月心白了他一眼：“又瞎说，前阵子还说我命主贵，现在却说我妖孽上身。”

何是我一把搂过杜月心的肩，说：“这都是实情，命是挺富贵，你想啊，要是妖孽挑那些命运平平的人，不很没意思吗？”

杜月心说：“呸，我看你全是胡扯！说什么你爹是赛半仙，那算命可是个好买卖，你现在怎么卖起胭脂来啦？”

何是我叹了口气，不愿意再继续这话题。他从怀中摸出两块糖来，分给杜月心一块。